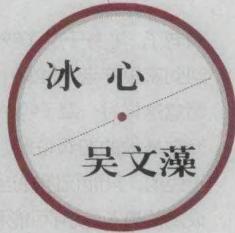




吴文藻

江苏江阴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他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代表作《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中国少数民族情况》。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撰文 / 本刊编辑 贾孟影

1999年3月19日，北京八宝山第一告别室，文学家冰心安详地长眠于鲜花丛中，灵堂正中悬挂着冰心生前亲笔题写的横幅——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八个大字，是冰心这一生中创作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也是她爱情世界的真实写照。

“世纪老人”冰心，以温暖、清丽的诗文行走在文学界，她曾写出无数告慰人心的作品，而她和吴文藻的爱情，同样是温馨而圆满，堪为后人楷模。

1923年，在去往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冰心与吴文藻相识。那一年，冰心以优异的成绩从燕京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去美国波士顿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的机会。也是在这一条船上，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吴文藻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默思学院学习社会学。

一个是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一个是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两个人的相识，是机缘巧合，更像是上天的刻意安排。

旅途中的一天下午，冰心突然想起，临行前，同学吴楼梅告诉她，她的弟弟吴卓也在这条船上。于是，冰心拜托同船的好友帮她找寻这个人。没想到，传话的人误打误撞把吴文藻带了过来。在交谈中，冰心发现自己找错了人，脸一下子红了起来，气氛很是尴尬。为了打破僵局，吴文藻主动和冰心攀谈起来。

那一天两个人倚在轮船甲板的护栏上聊了很久，博学多才的吴文藻给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涉猎文学书籍的范围之广，竟远远超越研习文学的她，在吴文藻面前，一向自命不凡的冰心竟然心生佩服之意。而夕阳下，冰心的美丽倩影也深深地印在了吴文藻的脑海里，他记住了这位活泼、俏皮的女子。

将近半月的船上旅行生活，使两个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船将要靠岸时，他和她交换了联系方式，相约日后书信联系。

到学校不久，冰心便收到许多来

信，都是来自同船的男留学生，很多人对她表达了爱慕之意，只有他，仅给她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卡片背后是几句简单的问候和祝福。浅浅的、淡淡的，却恰到好处。

冰心一一婉拒了那些追求者，唯独对他，冰心有着异样的情愫。她提笔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除了问候与祝福以外，也告之他自己的近况。

接到冰心的回信，吴文藻非常意外。自此以后，两个人之间书信往来不断，他们靠书信拉近了彼此的生活，也打开了进入对方内心的通道。

吴文藻有订阅杂志、购买书籍的习惯，得知冰心也酷爱看书后，他每次把书看完后，都会精心包装好，寄给远在波士顿的冰心。书中有时候会夹一个小纸条，有时候吴文藻便把自己想说的话在书中用笔标注出来，借此传情达意。

一来二去，暧昧的情愫积淀越来越浓厚，只是两个人都没有察觉。

1925年，在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要演出一部中国戏剧《琵琶记》，冰心也在其中饰一角。她特意给吴文藻寄去了邀请信和入场券。面对冰心的邀请，吴文藻却处在犹豫之中。因为路途实在是遥远，加上学业很重，思虑再三，吴文藻写信谢绝了冰心的好意。收到回复后，冰心特别失望，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演出之前，冰心不断在舞台上向四处张望，期待着吴文藻会突然出现在观众席中。当她几乎要绝望时，吴文藻的身影进入她的眼帘，他远远地冲着她招手，她激动得眼泪要掉下来。

原来，他终究还是敌不过相思的煎熬，赶来看她的演出。

让旁观者着急的是，两个人都是性格内向、矜持自重的人，明明是郎有情，妹有意，却依然保持着发乎情、止乎礼的朋友关系。直到这一年的暑假，又一次意外的相遇，他们才迈向了更为亲密的一步。

这年夏天，冰心到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在这里，她意外地遇到了同样是来学习法语的吴文藻。

太多太多戏剧性的巧合使两个人开始相信，冥冥之中自有上天的牵引。在这个美丽的校园，他们向彼此敞开心扉。

那年暑假，他们每天都相处在一起，早上一起上课，下午一起走。一天傍晚，两个人和往常一样在校园的湖里泛舟，夕阳的余晖把周围的景物映衬得极为美丽，那天，意外地吴文藻变得很沉默，心事重重的样子。船划行到湖中央，他突然郑重地对冰心说：“我们可不可以亲密地生活

在一起。做你的终身伴侣，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你不一定立即回答，请你考虑一下。”

此刻，突然遭遇心仪男子表白的冰心，脸上泛起两片红晕，低头微笑不语。

那天晚上，冰心回到家里，一夜辗转无眠。第二天，冰心告诉吴文藻，她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但是要经过父母同意。

1926年，冰心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吴文藻继续留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冰心临行前，吴文藻交给她一封长信。他请冰心回国后，亲手交到冰心父母手中。那是他写给她父母的求婚信。那封信写得真诚、朴实，他说：“我由佩服而恋慕，由恋慕而挚爱，由挚爱而求婚，这其间却是满蕴着真诚。”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海誓山盟的许诺，人们看到的是他朴实无华的真心实意。

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成家后，冰心安心于文学创作和教学，吴文藻醉心于社会学的研究。

他们的生活是平实而温暖的，冰心全力打理生活，把家布置得温馨、舒适。空闲的时候，夫妇二人闲坐品茗，交流最近一段时间的读书心得。

琐碎、平淡的日子带给他们的是真真实实的幸福感受，如同奔腾不息的小河，细水长流。

似乎爱情里面缺少了考验，便不能称之为爱情。他们之间的感情，同样逃脱不了生活设下的网。

1958年，吴文藻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这对一向专心于学术，自诩清高的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每天都在无休止地写检讨书中度过，那段时间，他的心情由云端跌到了谷底，每天郁郁寡欢，很少说话，很少笑。冰心寸步不离地陪伴在他身边，鼓励他，给他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用她的爱温暖着他，抚慰着他。

面对外界的批评和谩骂，她替他抵挡那些是非非，遮风挡雨。

第二年年底，他受到的冤屈终于得到平反，冰心也彻底松了一口气。自那以后，他们远离尘世的喧嚣，过上了终日与书香和茶香为伍的日子。

1985年6月27日，吴文藻因脑血栓住进医院，三个月后离开人世。十五年后，冰心也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子女按照冰心的遗愿，将两个人合葬，墓碑上刻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在另一个世界，他们继续牵手走今生未走完的路。
①